

突出的耳骨

老一輩的總說，耳骨突出的人，會命苦、會是一輩子勞碌命。細看奶奶的耳骨，竟是整個完全突了出來！是否真是如此，讓她注定前半生走的這樣坎坷……

淺淺的國小三年級學歷，是奶奶那一輩的共同回憶。中輟的原因，與現在的問題學生差了十萬八千里，面臨沉甸的家計，小小年紀就開始工作。想讀書的渴望，不只因為生計而消弭，更是因為性別而被否決。在那個年代，女生是不用讀太多書的，反正遲早得嫁人，不需浪費這筆錢，供給男生上學或是買包米，都顯得實際的多。

其實奶奶的頭腦很靈活，心算的加減乘除都不成問題，空間概念也很清晰，記憶力尤其驚人，誰家小孩幾歲、什麼時候娶媳婦、誰的老家在哪裡，都逃不過她這位「萬事通」。無奈沒資源，空有資質卻沒人栽培，就這樣錯過黃金的書卷年華。

也許，奶奶也曾試圖爭取過什麼，但現實的桎梏讓奶奶不得不低頭。在無憂無慮的年紀，奶奶早已經認清了，不是她要什麼，而是她可以擁有什麼。

奶奶年紀輕輕，就嫁給了才瞥過幾眼的爺爺，甚至說是「騙」過來也不為過。因為當時爺爺出征在即，如果有家室，政府會給軍人一筆彌補金。曾祖母對身為「工具」的奶奶當然沒有好感，再加上奶奶的個子矮，更是處處受委屈。一邊承受著冷嘲熱諷和欺負，一邊掛心忐忑深陷戰場的丈夫。即使娘家只有幾步之遙，想尋個安慰、找人訴苦，奶奶也不敢回家、不能回家，就怕遭人說閒話。

含辛茹苦的照顧孩子間，家計二字依然恆繞心頭，身兼數職、勞碌奔波，這場家裡的「仗」也不好打。

盼阿盼的，等到望夫石都積成灰，終於等到爺爺平安歸來。本以為，夫妻同心打拼，一切會塵埃落定。然而，隨著事業版圖越劃越大，枕邊人卻越離越遠。八點檔的劇情一天天上演，例行的應酬酒席一次次重播。菸酒、酒肉朋友、甚至是女人，漸漸纏上爺爺富足而脆弱的靈魂。人，想要的越多，心靈的空隙就越大，直到被吞沒了，早已無法自拔。以女人的身分，奶奶什麼也不能阻止，只能眼睜睜看著爺爺墮落，懷著憤怒、無奈和心痛，為了孩子、為了家，努力捍衛著，一個好妻子的本分……

奶奶身處的環境不允許她反抗，她或許痛恨過、怨懟過、也掙扎過。但是，古今中外，多少女性有充足的勇氣、恰好的時機和足夠的幸運，能擺脫又臭又長的裹腳布，恣意的在天空下奔跑？

奶奶的日子一天一天咬牙過去，爺爺的身體也一分一刻地被酒精侵占，終究超過了極限，倒下了。

奶奶開始事業、醫院兩頭燒，但一個女人家能有多大的能耐？那些爺爺肝膽相照的「兄弟們」，連哄帶騙、東搜西刮的將錢摸走，留下熒熒慘白的病房，和垂垂枯黃的爺爺。諷刺的是，只有在此時，奶奶才能「正大光明」的處理家中大

小事。

聽長輩說，爺爺在最後的幾個月對她很好。也許，人都是如此，在離開時才感受的最深、看的最清。會不會，爺爺最後才真正認識他的妻子？

奶奶對爺爺，或許有著「患難見真情」的忠貞，但夾雜的情感裡，有多少是「約束」的枷鎖？即使掙脫了，現實對一個女性是否太沉重，未來，又該將何去何從？

從現在往回看，在這一齣波折的人生劇，奶奶的耳骨佔了多大的戲份？與其說是面相，不如說是舊時代的環境囹圄。大眾對女性的期望，通過長輩的灌輸、學校的教育規範，形成無法打破的教條，限制著女性的內在思考和行為舉止。如果有所偏差，除了被指指點，更嚴重的是，從此將被冠上「不拘禮法」的罪名，讓整個家蒙羞。

對於遙遠的年輕一輩，除了感嘆當時的社會價值觀、奶奶的生命毅力外，更多的是為自己的時代而感到慶幸吧！